

第一卷

文集

許廣平



海嬰 編

許廣平

文集

第二卷

许广平文集(第二卷)

作 者:许广平

责任编辑:张昌华 孙金荣

责任校对:周奔

责任监制:胡小河

出版发行: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
经 销: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淮阴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mm 1/32 插页 8 印张 17.375

字数:360,000 199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,500套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9-1175-1/I·1095

定 价:65.80元(全三册软精装) 98.00元(全三册精装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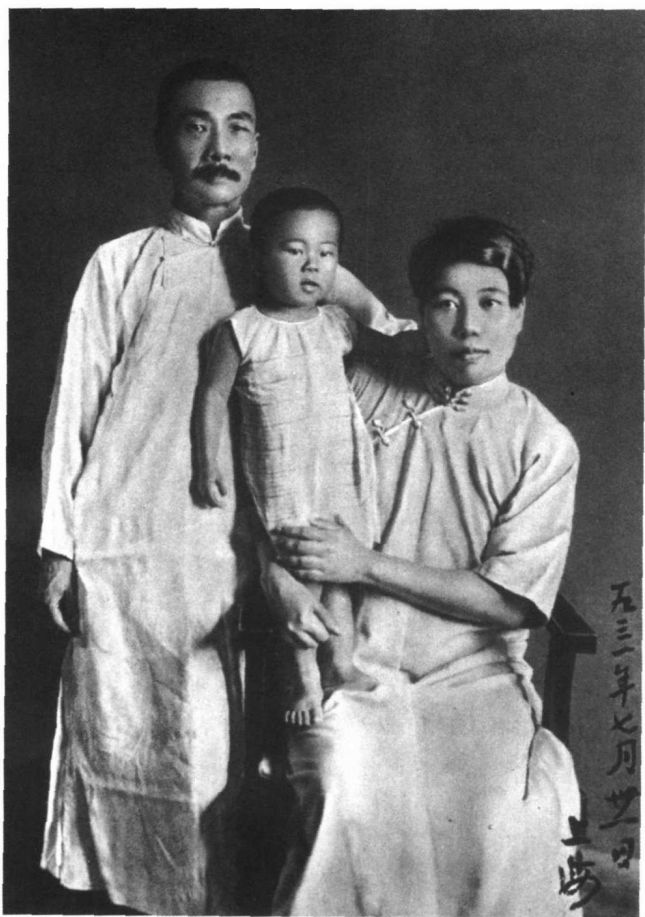


0874701

中南工业大学
图书馆藏

44.28
XGP
V.2

第二卷
许广平文集



鲁迅先生全家合影

第二卷

许广平文集



1937年萧红从日本返沪时合影
萧红(左二)、王蕴如(周建人夫人,左三)、许广平(左四)、萧军(后排右三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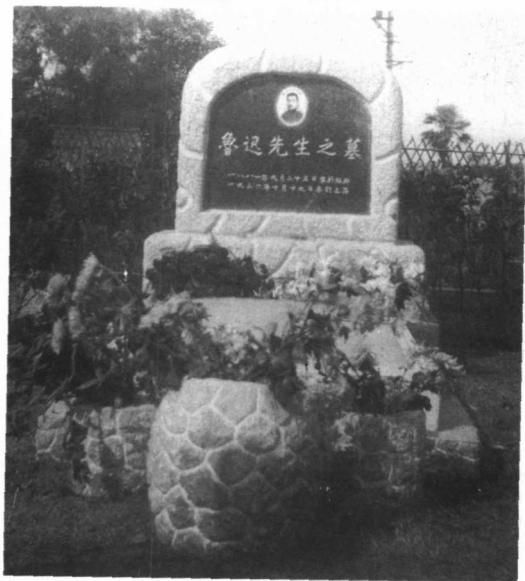
1937年与海婴摄于杭州

第二卷

许广平文集



1945年在上海鲁迅墓前
为青年女学生签名



抗战胜利后,许广平亲自设计的鲁迅墓碑

第二卷
许广平文集



1949年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大会时与宋庆龄(前排中)、邓颖超(前左起四)等合影。后左一为许广平



1946年10月于北平鲁迅故居

目 录

欣慰的纪念

献 词/3

母 亲/4

鲁迅和青年们/9

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/44

鲁迅先生的日记/53

鲁迅先生的学习精神/56

鲁迅先生与海婴/60

鲁迅先生与家庭/82

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/86

鲁迅先生的娱乐/96

鲁迅先生的写作生活/104

鲁迅先生与女师大事件/108

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/119

忘记解/131

鲁迅先生的香烟/134

在欣慰下纪念/137

关于鲁迅的生活

- 片断的记录/143
- 元旦忆感/148
- 青年人与鲁迅/151
- 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/157
- 鲁迅的生活之一/161
- 鲁迅的生活之二/164
- 鲁迅与中国木刻运动/167
- 琐 谈/182
- 因校对《三十年集》而引起的话旧/184
- 从鲁迅的著作看文学/191
- 不容情的对敌战斗/195

鲁迅回忆录

- 前 言/201
- “五四”前后/205
- 女师大风潮与“三一八”惨案/209
- 鲁迅的讲演与讲课/221
- 北京时期的读书生活/232
- 所谓兄弟/246
- 厦门和广州/260
- 我又一次当学生/270
- 内山完造先生/276
- 同情妇女/289
- 向往苏联/301

- 瞿秋白与鲁迅/308
- “党的一名小兵”/322
- 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/334

鲁迅回忆录（续）

- 关于汉唐石刻画像/353
- 鲁迅先生的晚年/364
- 最后的一天/367
- 《鲁迅年谱》的经过/373
- 鲁迅故居和藏书/388
- 鲁迅在日本/395
- 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/401
- 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/408
- 仙台漫笔/417
- 鲁迅手迹和藏书的经过/422
- 景云深处是吾家/427

回忆与怀念

- 我 怕/435
- 鲁迅先生大病时的重要意见/439
- 民元前的鲁迅先生/442
- 鲁迅先生对批评的态度/447
- 鲁迅眼中的苏联/459
- 关于鲁迅的作品·故里·逸事/470
- 绍兴与鲁迅/478
- 鲁迅与翻译/490

鲁迅如何对待祖国文化遗产/497

鲁迅的日常生活/502

鲁迅与汉字改革/510

略谈鲁迅与苏联文学的关系/519

鲁迅在“五四”时期的文学活动/526

鲁迅对妇女的同情/535

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/543

欣慰的紀念

献词

鲁迅夫子：
悲哀的氛围笼罩了一切，
我们对你的死，有什么话说！
你曾对我说：
“我好像一只牛，
吃的是草，
挤出的是牛奶，血。”
你“不晓得，什么是休息，
什么是娱乐。”
工作，工作！
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。
如今……
希望我们大众，
锲而不舍，跟着你的足迹！

许广平敬献 十月二十二早

（原载 1936 年 11 月 5 日《中流》一卷五期）

母 亲

有时一个人的脾气真奇怪：看见了别人家慈祥的母亲，心中会陡然发生一种被压迫似的感觉，难受到想找一个地方逃开，毫无感动地较为舒服些。这许是因为自己从小就没有了母亲的缘故罢。

这情形我碰着了多少次，尤其鲁迅先生的母亲，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一位乡下人出身的老太太，我们料想她一定很顽固的罢，其实倒不尽然！她是最能够接受新的环境的。在看不过家里晚辈的小脚，特自先把自己的解放起来，作为提倡。不久她变成半天足了，而那晚辈的脚还是较她细小。后来看见女人们剪发了。虽然是七十高龄的老者，也毅然剪了下来。在夏季，人们多要穿白色鞋子了，这在顽固的老年人，是会看了不高兴的，记得我小的时候就眼见哥哥们不得允许。而这位老人家，暑天也穿白色鞋子了，头发并不很白，面孔是细致，白皙而圆圆的，戴起蓝眼镜，穿起玉蓝色旗袍，手撑蓝洋伞（她欢喜蓝颜色），脚登白色鞋，坐在人力车上，实在足够精神。所以偶然外出，人家总以为她是儿子的同辈呢。

她还有一点好处：就是从不迷信，脑里没有什么神鬼在作怪。一切都自然地生活，又从不唠叨，不多讲闲话，和年轻的最合得来，所以精神活泼而强健。

忽然觉得年轻人拿织针编东西有趣了，她也要学习。待预备好了一切，就从头学起，做得不好就拆掉，重新学过，一次又一次，日夜如此，坐下来也拿着织针，半夜睡醒也拿着织针。终于很复杂的花纹都给织出来了，衣服也能编成功了。七十岁的高龄，就如同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一样埋头苦学，始终不倦。儿子也佩服了。他说：“我的母亲如果年轻二三十年，也许要成为女英雄呢。”

她老人家，现时已经八十岁了。我们除了民国的二十多年，再上溯五十五年，她是生在前清咸丰时代，那时思想极端闭塞，女人整天关在家里，多不识字的。而这位好母亲，她凭了一点毅力，自修到能够看书，这多么够强韧。她的生活就从这里出发，使自己勃勃有生气，毫不沾染一些老太婆讨厌的神气，更没有一点冷酷不近人情的态度。

在“三一八”的前夜，因了学校的风波，我们几个同学跑到平风敬佩而思想比较革新的先生们之前，恳求主持正义。自然鲁迅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位。因了同情被压迫者，许多先生起来和黑暗势力战斗了。正面迎来的章士钊，《现代评论》派陈源等背后靠着“三一八”的主凶“段执政”，更有外力做后盾，给新的势力大加压迫、围攻。所以那时的国民党员是作地下生活，一被发见，就有被捕之虞的。而同情的人，也一样的遭受敌视。这一派的势力深入到一部分的学校当局，所以反对学校，反对政府，就是“大逆不道”，随便可以枪杀。而被目为“学匪”，自然也并不是怎么舒服的。做了“学匪”